



逆向流动的村小

■本报记者 杨书源

▲罗田坞小学外观。
▲早读课上张巧英在给孩子们默写。 均 杨书源 摄

这是江西婺源县中云镇小学生最多的一一个农村教学点,尽管只有14名学生。这里距离县城30多公里,仅开设一到三年级。

记者最先注意到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教学点,并不是因为这里“人丁兴旺”,而是因为一段网络视频:3年来,村小14户学生家长轮流给学校41岁女老师张巧英做午饭,餐桌上菜色丰盛。

这究竟是山村小学的日常还是一次偶然?记者联系了当地教育部门。原来在婺源县中云镇当地,张巧英和她所在罗田坞小学的学生们是一个乡村神话。每学期期末,学生的成绩在周边4个自然村的村小中总是排名第一,甚至在镇上所有的小学中也总是跻身前三名。越来越多罗田坞村的村民不再迷信城镇的学校,把村小作为孩子入学的首选。

听过、见过太多村小凋敝、生源流失的故事,这所逆向流动的学校与和谐的家校关系好像成了一个另类。国庆长假以后的第一周,记者来到了这所学校。

“老师今天到谁家里吃饭?”

张巧英总是罗田坞小学最后一个吃午饭的人。

饭前准备是从上午第三节课后开始的。她从教室冲向办公室,迅速舀了4碗米上锅蒸,蒸煮时长一节课。4碗米,正好是6名外村学生的饭量,不会浪费家长们送来的自家新米。

中午11时30分是下课时间,张巧英开始往孩子们碗里分饭,每个孩子是分一大勺还是两大勺,她一清二楚。分饭时,孩子的爷爷奶奶们鱼贯进入教室送来热菜,又迅速踩上电动车离开了。孩子们的饭盒里出现了豆角炒肉、红烧鸡腿肉、蒸鱼这些菜色。

10月上旬是当地收稻谷的农忙时节,张巧英特别批准这几周孩子们可以早上带干粮、牛奶到学校。“就怕这几天家里来不及给学生做早饭。”张巧英说。

其实原本罗田坞小学只有本村的学生,中午学生只要走几百米就能回家吃饭。2000年初撤点并校后,隔壁村的学生也来罗田坞小学读书了,这些学生的午饭就成了问题。去年邻村学生的午饭都在本村一位老人那儿搭伙解决,每个学生一学期付500元。这学期老人不想做了,各家又恢复了中午给孩子送饭。

等到照料完教室里孩子们的餐食,张巧英自己才动身去学生家里吃饭。那天中午记者跟随张巧英一起去小学200米外的一户学生家里,这家人兄弟两个的孩子都在她班上读书。

给张巧英做过饭的家长都知道,她的胃口“忽大忽小”,如果是他们做好了饭打包带到学校里,张巧英会一口气把饭菜吃完,饭盒见底;但如果是到了她自己去学生家里吃饭的日子,她动筷最多的总是面前的这碗白饭,偶尔筷尖上夹一点蔬菜吃。

那天各类菜色满满,油亮亮摆满了一整张大圆桌,荤菜是主角,蔬菜成了点缀。第一轮上桌的只有张巧英和家里的几个孩子,大人们都端着碗站着吃饭。张巧英一直在给孩子们布菜,自己不怎么夹菜。她从学生家里出来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现在肉价都很贵了,他们也很不容易。”

2018年9月1日,张巧英第一天来罗田坞小学,山路七拐八绕,她开电动车开了将近1个小时。

因为那天她车兜里装满了新书,她没把电饭煲带来。中午就在附近小卖部买了一盒方便面将就。碰巧被学生家长看到了,就硬拉着她回家吃饭。拗不过,张巧英只好跟着去。后来本村的家长一合计,张老师每天中午的饭菜干脆由他们挨家轮流承担吧,做顿饭就按照各家距离学校的远近。一两个月后,外村的学生家长见罗田坞村内轮番搞得火热,也提出要加入。

劲头最足的还是孩子们,他们最清楚张巧英明天该轮到谁家吃饭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就会回家郑重向大人宣布“老师明天来家里吃饭”。

张巧英也问过学生为什么喜欢自己去他

们家里吃饭。回答有趣真实:因为老师来家里那天,饭菜都会特别好。

“这个村的老师不好当”

3年前张巧英刚来罗田坞小学教书,总有人友情提示一句:“这个村的老师不好当。”追问原因,对方讳莫如深。

前两年在罗田坞小学教书的一位老师最近跑来问张巧英:“你是怎么做到让家长轮流做饭的?”在这位老教师眼里,罗田坞村的村民对老师大多“挑剔”。

这种“挑剔”在饭桌上的闲谈中也得到了印证。当天记者跟随张巧英去一个学生家吃饭,学生的奶奶说起以前村小的另一位老师,连连摆手说:那老师不行,本来应该下午4时下课的,他3时半就放学了,有时候一节课文化课都带着学生在外面晒谷场跑圈,后来家长们的怨言越来越多,也有人跑去教育部门告状。

其实3年前刚到罗田坞小学时,张巧英也是这个低谷的亲历者。一年来报名的学生只有3人。

第一年9月开学时,张巧英下午第一节课上课时余光一瞥,总能看到几位学生家长在教室外的竹竿上晾衣服。起先,她好奇为什么都要跑到学校附近晾晒,后来张巧英明白过来了:其实家长们是在观察或者说是检查她上课,只是用晾衣服来掩护。又过了两三个月,张巧英发现窗外晒谷子的家长越来越少,直到教室外的竹竿一整天都是空空的。村里流传:这位新来的张老师不错,明年开学可以把孩子送去小学里试试。

村小的退休老教师汪培七常在晒谷场晒谷子,找张巧英聊天。从1979年到2008年,他在这所村小教了近30年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鼎盛时期,3位老师要带村里100多名学生上课,也经历了2000年初学生流失,学校只剩下了四五名学生。

他也从村民口中知道,自他以后的几位老师都不太如人意,学生流失太快,甚至有说法称罗田坞小学这个教学点可能要停办了。汪培七赶紧跑去镇上负责教育口的领导那儿要求

给学校换老师。

原本村民们物色的老师是本村一位有编制的老教师,汪培七向村民解释:有编制的老师是很难跑到像教学点这样的小地方来的,但我可以介绍一位有责任心的老师过来。

这位老师就是他的老同事张巧英。张巧英教书的第二年学生数从3个变成了7个,今年成了14个。这是10年里罗田坞小学学生数目的最高纪录。

“你们如果乖,就奖励你们体育课。”

国庆放假后的第一周,张巧英的嗓子彻底哑了。这是预料之中的生理警报,每天8节课,3个年级轮番上。原本国庆期间嗓子有了好转,一回课堂,又哑了。

张巧英身高不足1米5,用她的话说常年穿高跟鞋,这样手才能勉强够到黑板上沿。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高跟鞋,而是一双内增高四五厘米的运动鞋。要不是能讲一口抑扬顿挫的普通话,张巧英和当地普通农民并无二致。

罗田坞小学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张巧英一般上午会给两个年级上数学,另一年级上语文;下午各个年级就会互相交换科目种类。9月开学后,一年级来了6名新生学生,这些新生里还有3个是从隔壁幼儿园跳级来的学龄前孩子。

学生越来越多,老师能不能也增加一个呢?这对张巧英的教学点来说尚有困难。“教学点的师生比例大概是1:20,如果明年学校能增加10多个学生,老师才有可能增加一个名额。”负责罗田坞小学日常教学管理的云中镇中心小学校长周德根说。

最小的学生显然还没进入状态,课本上的习题中一旦有不认识的汉字或者遇到了一点小状况,他们就会跑到讲台上不断喊“老师”。一年级的孩子刚做完练习习题消失一会儿,二年级正在用三角板写作业的几个孩子好像又遇到了一道难解的课后习题。她刚在黑板上演示了一半,三年级的孩子已经做完了语文练习册开始交头接耳了。

“你们如果都乖,我就奖励你们体育课。”这是张巧英一天要说好几遍的话。但自从9月开学

后,张巧英只给孩子们上过两次体育课。

以前3个年级的孩子们一起上体育课,高年级跳跳时力气大,总是容易撞到低年级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毫无征兆地嚎啕大哭,一节课下来哭声震天。后来她只好在上体育课时只留下跳绳、仰卧起坐、呼啦圈这些“安全”的项目。

罗田坞小学下课没有电子下课铃,而是吹哨子。原本是由张巧英自己吹,后来她发现,孩子们对于吹哨子都很有兴趣。她就宣布,前一天谁的课堂表现最好,后一天的哨子就由谁来吹。

“一个老师兼顾那么多课肯定是太难了,我就要要求自己一定要把考试的科目语文和数学给抓好。”张巧英解释。“每天都感觉整个人被抓了一层皮,但是睡一觉第二天好像又好了一些。”

张巧英说这时是傍晚6时,她开电动车近1个小时回到了自己在小镇边缘简陋的农民房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还要做饭、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儿子功课。但是好歹她终于能脱下自己的“高跟鞋”,让脚和嗓子松快一会儿了。

“她是农村人,也懂农村人”

16时是罗田坞小学放学的时间,每到这时学校门口晒谷场就开始三三两两出现骑着电动车、摩托车转圈的家长,但是他们都自觉不进去进遮掩着的校门。这是家长们的默契,他们都知道张巧英几乎很少准点下课,因为老师想给孩子们多辅导一会儿作业。来接孩子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农村老人,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在外面的城市打工,常活跃在班级微信群里。

其实对一些家长来说,在村小读书是主动的选择,如果孩子早早送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读书就只能寄读,还不如在村小读书,每天回家有人照看作业。

为了陪伴孩子,每年都有两三位从外面城市回巢到县城工作的家长。三年级学生方鸿斌的妈妈何莉最近听说温州一家工厂招熟练工的消息,陷入了艰难的抉择:究竟该不该再度离家务工。这几年她几乎每年都会留出好几个月在家附近上班,牺牲一部分工资就是为了陪伴两个孩子。

3年前刚送儿子来村小读书时,她将信将疑,做好了随时给孩子转学的准备,但意外的是孩子

每次统考成绩甚至比县城孩子还要好。疫情时学校上网课,每天8时开课,张巧英提前15分钟就会打电话到孩子家里通知上课。这些小事何莉都看在眼里。“她就是农村人,知道我们的生活状态,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像城里家长那样,陪着孩子做作业……”现在即使何莉陪着孩子写作业,遇到疑难问题她还是习惯性拨通语文老师第一页上张巧英的电话。

“如果工资相差不多,我还是想不出去了,就在县城上班陪着孩子。”何莉最终决定。

“现在严厉一些,等到这些孩子去外面上四年级就不会落下了。”这是张巧英对家长们念叨最多的。这个自我要求超出了周德根对教学点老师们的要求,他说:“我就是希望他们注意上班来回山路上的安全,完成每天的教学任务,和家长们搞好关系。”

“希望自己是留下的那一个”

问起张巧英是不是师范毕业的,她总有些难为情,说自己只读到高中。许久她又轻声补充了一句:参加了成人高考,现在已经是大专文凭了。

其实这次成人自考,张巧英也是听取了引她入门的老校长的建议。“现在家长的学历越来越高,对老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汪校长告诉她,就是在自学考试课堂上,她知道了原来还有教育心理学的提法,也发现班级里的优秀生和后进生应该用不同方式教学。

张巧英的教龄前加加起来已有10年,第一次教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她从高中肄业回家。父亲问她想做什么,她回答:想做老师。

后来她到了家附近的一所村小教书,当时也是十多个学生只有一位老师带着,她记得当时听年资长的老师上一节课就算是岗前培训了。但3年后张巧英还是离开了学校,因为代课老师收入实在太低了。2015年她家附近行政村的一所小学缺老师,当年引荐她进入村小的汪校长再次想起了张巧英。

张巧英被汪校长的一句话说服了:你教三年级语文,我教二年级数学,我们起把孩子们带起来。那是一所规模还算可观的村小,有6位老师和100多名学生。“家长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孩子的教育放任自流了。一旦发现老师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他们就会找领导沟通。”张巧英说。

3年前来罗田坞小学教书前,她参加了一场“一村一师”的考试,参加考试的老师大多是和张巧英一样在村教学点任教的老师,能来参加这场考试的都是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合格的教学点老师。这场全县选拔考试的通过率是50%。

那场考试通过后,张巧英暑假也有了稳定的工资,加上其他各项福利奖金,收入维持在每月2000元出头。这相比之前每个学期5000元的“打包价”工资,已经好了不少。周德根也发现自从通过当地政府购买服务,为聘用制老师的年龄限制,他们当下最大的目标就是通过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

张巧英想考这个的原因是听到了这样一种说法:像她这样的老师,日后可能会经历优胜劣汰,教学成果好、自身硬件过关的会留下;那些教学不过关的老师,就要离开这个行业。

张巧英说起这学期的一堂美术课,绘画主题是“我的学校”,同学们都在纸上画下了一座座红红绿绿的五彩平房,这是罗田坞小学。学校旁边,还有几栋房子是孩子们在村里的家,还有家门前的青山……那一刻,她觉得应该守护好孩子们在家门口读书的便利。

“不管怎么说我都希望自己是留下的那个。”张巧英说。

在罗田坞村,张巧英其实已经被“留下”。按照当地传统,当地教学点的老师,每两年一次轮换。今年已经是张巧英来罗田坞小学的第一个年头。

压力下,上海制造呈现强劲反弹势头

但今天,上海制造的密度,正发生显著改变。近年来,上海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值平均每年提高10亿元/平方公里,截至2019年底已高达75.3亿元/平方公里。上海正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能源、土地等消耗,通过产业腾笼换鸟、创新要素集聚,实现制造业逆势反弹、持续增长。

如今上海制造之“密”,肉眼可见。以浦东为例,经济高密度区已经不止陆家嘴,张江和金桥,不大的区域内,千亿美元产业加速涌现。“行走在张江,芯片领域全产业链的企业一家挨着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年间数量翻倍,全球最顶级的药企就隔着马路相望……”一位长期在张江工作的生活的外企高管告诉记者说,原以为经过长期发展,这里的产业已经基本定型了,没想到这两年还能看到如此大的

种稻又养鸭,“80后”海归务农展身手

活,在田里,产出的鸭粪能为每亩田增加470千克有机肥。同时,水稻田基本不需要排水,每亩可减少灌水3至4次,能耗降低至少30%至40%。

经济效应也很明显。每年每亩养鸭收入约6000元,玉米收入约4500元,水稻收入约5000元,总计年亩产效益达1.55万元,大约是其他生态种养方式的2至3倍。相关产品在上海市场也很受欢迎,农场打出了“优禾素园”品牌,90%以上的产品通过微信朋友圈、社区团购销售,复购率很高。

除了种稻养鸭外,农场还申请并获得了两项实用新型专利。这让我觉得做新型农民很自豪,农业的技术含量一点也不低。

今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我务农满5年了。这5年来,我深深感受到,在上海做农业的政策环境很好,都市农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增强。现在,我们核心团队已经有3个人,都是“80后”。我主要负责农场的日常运营和生产技术管理,有多年高端定制旅游工作经历的凌晓丹负责农场的市场营销,在ERP系统和软件开发上有

吸引国内外各方面的要素资源,加快形成具有引领性的新增长极。

两年多来,上海以制造业重大项目为抓手,搭建全市“1+16+X”工作网络,引进国内外总部机构、龙头企业、旗舰项目、功能平台、隐形冠军……特斯拉汽车、华为研发中心、商汤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等一批50亿元和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落地。

在国家需求最迫切的集成电路领域,上海以高强度的投入和产出,彰显发展引领作用。去年上海产业规模约占全国22%,已经吸引了全国四成左右的产业人才,承担五成的国家重大专项,成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核心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

“瞄准‘十四五’,上海将进一步打响制造品牌,打造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的高端制造业增长极,为建设全球卓越制造基地打下坚实基础。”上海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

经验的富豪负责技术支持和系统开发。

我们把家庭农场当做创业项目,做了不少规划。比如,在今年秋天水稻丰收的日子,我们想先邀请老客户带孩子来田地里看一看,把农业生产与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结合起来,我们还想围绕农场做IP开发,赋予产品和品牌文化内涵。同时,我们计划开发设计一套生态农业ERP系统,用现代化的方式进行人员、生产、销售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且更好地获取客户需求并满足市场需求。

最近还有一个鼓舞我们的消息——当我们把现在的探索成果和对未来的规划向农业农村部门介绍后,被推荐参加了上海市农村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即将代表上海农民参加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大赛。

不论能否在全国获奖,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今年的收入预计能达到250万元,利润125万元,带动8人就业。明年,我们计划扩大农场规模,增至300亩,预计年收入480万元,利润240万元,带动就业15人。这些数字说明,年轻人在上海做农业能一步一步发展壮大。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整体连通

大道尽头,屹立着一座按照原桥遗址复原的新桥。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当时革命志士就是经过小桥,然后在小河边壮烈牺牲的。走过小桥进入就义地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新种植的“就义树”。据记载,在原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曾有革命者慷慨就义于大树之下。上世纪90年代,原树枯死,这棵“就义树”是对原树的复原。

在“就义树”附近,有一处复原龙华二十四烈士殉难处的“英烈坑”。1931年2月7日深夜,林育南、何孟雄等龙华二十四烈士就是在此处就义的。1950年3月22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函给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查找龙华二十四烈士遗骸。“同年4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多方提供的线索,在此处挖掘出18具完整遗骸和部分碎骨,以及脚镣、手铐、绒线背心等烈士遗物。经鉴定,这里正是龙华二十四烈士埋骨之处。”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薛峰介绍。

在纪念馆外圈,记者发现一处新建的龙华墙。作为纪念馆与外部区域的交界,龙华墙上采用汉字艺术组合方式,雕刻了77位在就义地牺牲的烈士英名。龙华墙边上的花岗石墙上,还创作了一组主题为“牺牲”的青铜浮雕浮雕。在就义地东侧,还有一处在龙华牺牲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展示区,与西侧的“英烈坑”形成呼应。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的整体连通,无疑将推动龙华烈士陵园展陈功能更为统一完善,也是上海保护利用红色资源、传承发扬红色基因的重要举措。据了解,在开放试运营当天,龙华烈士纪念馆还主办了“英雄烈士与初心使命”研讨会。在全国数十家红色场馆相关负责人的见证下,龙华烈士纪念馆正式揭牌成为全国首个“革命烈士纪念馆、初心使命教育地、红色文化传播地”。

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地标

在龙华烈士陵园建成近30年之后,就义地与纪念馆主体部分终于实现直接“握手”。背后离不开军地有关方面的支持。

此前,由于中间隔着一座早已停摆的工厂,高高的一堵墙,令纪念馆主体部分不过百余米的

就义地长期分离在外。

就在几天以前,公众参观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依然还要经过一条100多米长的地下通道,才能继续瞻仰就义地。这无疑影响了纪念馆的整体性与参观祭扫的庄严性。

不少曾被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过的老同志,重去就义地瞻仰时,也都提出分割的纪念馆需要整体连通,使龙华烈士陵园展陈功能更加统一完善。

由于原工厂的土地权属归部队所有,在部队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军地双方成立工作组共同推进,使得纪念馆整体连通及功能拓展工作大提速。区属就义地与纪念馆主体部分的部分十亩土地,置换了,建立在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旁的高墙,拆除了,但要完成整体连通及功能拓展工作,不仅仅是拿地、拆墙。

“在设计上,着眼于陵园的整体性,就义地纪念的全国唯一性,如何彰显革命先驱为民族独立、自由所进行的艰苦探索,如何展现无数仁人志士和共产党人为国捐躯的不朽功绩,成为纪念馆整体连通设计构思需要回答好的两个问题。”担纲此次设计任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整体连通工程,以“路”为主题。这条路寓意革命者的慨然赴死之路,即是中国民族的顽强重生之路,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勇于斗争,最终实现民族解放的胜利之路。

对于这项工作,上海市高度重视,仅专题会就开了很多多次,设计方案更是先后进行了21次修改。最后定稿的设计方案,在参考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围绕“英雄在这里倒下,共产党人用生命树立初心,体现人类对于解放和自由的奋争”的设计理念,通过复原“就义树”“英烈坑”,新建“龙华墙”与在龙华牺牲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展示区等,旨在将纪念馆打造成为“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地。

通过纪念馆项目功能拓展建设,龙华烈士陵园目前已成为纪念要素(包括关押地、就义地、安葬地)完备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据了解,连通工作还在继续。“接下来,龙华烈士陵园将继续连通仍在纪念馆之外的‘水牢’等历史遗迹,深入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发掘,全力打造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地标。”薛峰说。